

平 然 心 动

刘海生◎作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PENGRAN XIN DONG

小二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 爹妈就着急给他找对象了 他也觉得很新鲜 见了几个女孩他都不喜欢 但是他还是去看笑嘻嘻看着女孩不说话

平 然 心 动

刘
海
生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怦然心动/刘海生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 - 7 - 207 - 08491 - 0

I. 怦…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656 号

策 划:刘 诗

责任编辑:王裕江

封面设计:于伟东

插图绘画:姚秉林

怦然心动

Pengran Xindong

刘海生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66 千

印 张 15.25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491 - 0/I · 1115

定 价:2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科、赵景波

序 言

我的这部小说写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个故事已经终结，一个故事还在演绎着。

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一个小青年很早就辍学做生意了，大家都以为他没有出息，他同班的同学都在热火朝天地考试升学。可是他不仅赚了钱，还和一个有钱的姑娘结了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我在他办的企业里发现他聘请的人员里有漂亮的女孩的时候，我就断定他要出轨的。果然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思维都发生了变化。我试着分析他们，我就按照他们的轨迹写起了小说。另一个故事发生很久了。一个富婆“娶”了自己的小司机。我一直想写出来，就这么写出来了。生活里发生的事要比我的小说还难想象，可是就成立了；小说写出来就有些故弄玄虚。所以，我迷茫着，不知道是生活发展得快，还是文学停滞了。

因为我还在工作着，我身边还有着热情的人群，我写起东西来就很小心。我怕谁说我是谁。如果是好事还可以，被写的人会感激我，要是写的是坏事，那就要挨骂了，甚至要用法律的武器制裁我。我曾经在我以前的小说里使用我熟悉的朋友的名字，结果朋友很不舒服。在这个小说里，我连名字都不起了，干脆用绰号。可是绰号也有碰到相似的，那就自认倒霉了。

我的小说写的是个小人物。他小得放在人海里就看不见了。可是我很熟悉他们。我不仅喜欢他们的能干和聪明，而且连他们的缺点我都觉得可爱。只是在写的时候，我把我看到的、体验到的事情用我的眼光去理解了，不理解的就写出来放在这里。现在的社会正是转型

的阶段,人们都在一种焦灼和企盼里挣扎,不知道去何方为最。可是大家又都成熟了。对金钱的渴望毫不掩饰地放大出来,对性的不在意达到了上厕所一样的简单。过去那种对金钱的掩饰和偷情,对男女之间的占有和掠夺,好像一夜之间被一阵风吹走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句歌词成了一个时代的口号。哥哥妹妹们大胆地向我们心灵里的堡垒发起进攻。我不知道那被道德捆绑起来而高耸人间的堡垒倒塌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大家都开心地活着,这也许就够了。

我很喜欢我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是小说里面的,也是我生活里面的。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环境里,我都会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说什么。他们也许活得很辛苦,但是很真实。我的主人公在小的时候就有很高的理想,这种理想也就是积攒很多钱,钱是越多越好,但是有了钱干什么,他是不会去想的。他也不会去花钱。吃饱了就幸福,穿暖了就舒服。他会找到许多挣钱的机会,却找不到花钱的机会。他走路走得很骄傲,因为兜里有钱。当他发现钱已经不是钱的时候,他会失望,但是他马上也会学会把钱消费出去。他什么都能学会。他干什么都是最优秀的。但是他就是没有文化。我把没有文化的人当成了一道风景。那些觉得活得累的人,都是文化太多的缘故;那些把生活看透的人,都是被文化迷失了方向的人。也许这样说不全面,因为宗教也使有文化得人活得很自在。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只是有一部分这样,我就看到了。因为我写的就是这个角落。

我想把我的小说写得好看,但是不华丽;我想把我的小说写得真实,但是不做作;我想把我的小说写得谁都能看下去,看了之后,点点头,或者笑一笑,哪怕是骂一句,我也就满足了。

卷 一

一

小三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爹妈就急着给他找对象了。他也觉得很新鲜，见了几个女孩他都不喜欢，但是他还是去看，笑嘻嘻地看着女孩不说话。妈妈就说他傻。他就对妈妈说，我娶了她们中的谁，都要我养活呀。妈说你真是傻了，娶来的媳妇哪有不养活的。小三说，我想找一个我不养活她，让她养活我的。妈就说，你做梦去吧。

小三是爱做梦，梦里事都很美好。他的学习也好，考试的分数是班级里前三名的，但是他不愿意学习。他的妈妈在菜市场卖菜，他放假就跟妈妈到批发市场上货，他上的货不仅比妈妈的好，还比妈妈上的货便宜。他的爸爸开大货车，给别人卖手腕子。他觉得爸爸妈妈的活都很好，比自己上学要好。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妈妈问他考哪个高中，他低着头不语。后来老师找到他家，说你的孩子不考高中可惜了，妈妈才知道他哪个高中也没有报。妈妈生气，爸爸出车回来知道了就发火。他们就这样一个宝贝儿子，挣的钱就是给他花的，哪里用他这么早不上学呀。可是怎么说小三就是不吱声。妈就对爸说，这孩子就和你一样，犟得和牛一样。

他的爸爸哥三个,他爸爸最小。哥三个每家一个孩子,他就排了小三。他不知道这种排法的时候,就说爸是老大,妈是老二,他就是小三了。妈说你这样排得不对。他就说对。妈说,对就对吧,这样排你就是老大,你爸应该排小三。小三说我喜欢三,还是我吧。学校里他就把考试排到第三当做目标了。

小三不上学了,就要给妈妈上菜。妈妈对孩子不上学有想法,再说让这样小的孩子干活让人笑话,别看是卖菜的,这菜摊上的老娘们里,好些孩子都上了大学,有的还是北京的学校,平时说起来,那种得意,让她受不了。要是这些人知道她的孩子不上学,给她上菜,背后不知道怎么说他呢。小三的妈要强,不想在卖菜的娘儿们面前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小三一想,也不能在妈的手下,放不开手脚,干脆自己干。

小三不给妈妈上菜,就自己干起买卖来。小三虽然是独生子,但爸爸妈妈也不惯着他,所以小三吃苦受罪也不怕。他也不是那种只靠辛苦赚钱的人,他聪明机智,又能吃苦,赚的钱就快。家里穷,小三从小就把钱看得重,到兜里的钱别想掏出去;人家的钱他还想装进自己兜里。他赚钱的心眼就多。他把城里的鱼拿到江边去卖,说是江鱼,价格高,还卖得快;他把城里的猪肉拿到乡下去卖,说是农家的笨猪,很快就卖光了。他坐慢车倒鱼,把河里的野生鱼装在袋子里,放在火车的座位底下,列车员闻到腥味就喊,他站在远远地看着,不吱声,等下车的时候他才走过去,把鱼背在身上。他的衣兜里有一个弹簧秤。他进城后不去市场,就在居民区一站,把鱼放在行人的路上,一会儿就卖完了。如果有人来查,他背起鱼就跑了。这样初中毕业两年,他赚的钱就够买一辆三轮子柴油车的。他们喜欢叫这种车“五条”,后边是双轮胎,



共四个轮；前边是单轮，和方向盘相通着，人们就把这五个轮子比做麻将里的“五条”。这种车算农用车，养路费低，还拉货多。现在满道路都是这种车。

小三把这样一辆车开到家里，把爸爸妈妈吓了一跳。

二

爸爸妈妈看到这样一台车是儿子买的，就激动得不得了。爸爸干了半辈子，也没有买辆自己的车呀。爸爸兴奋地开着车转了一圈，下了车还拿手抚摸着，像抚摸着刚出生的小三一样。妈妈眼泪都流下来了。孩子出息了。孩子长大了。

这一年小三才十八岁。

妈妈这时候盘算着给孩子找个对象。人家有出息的上大学，咱不上学的就早结婚早生个孩子吧。找着对象，相处几天，就到二十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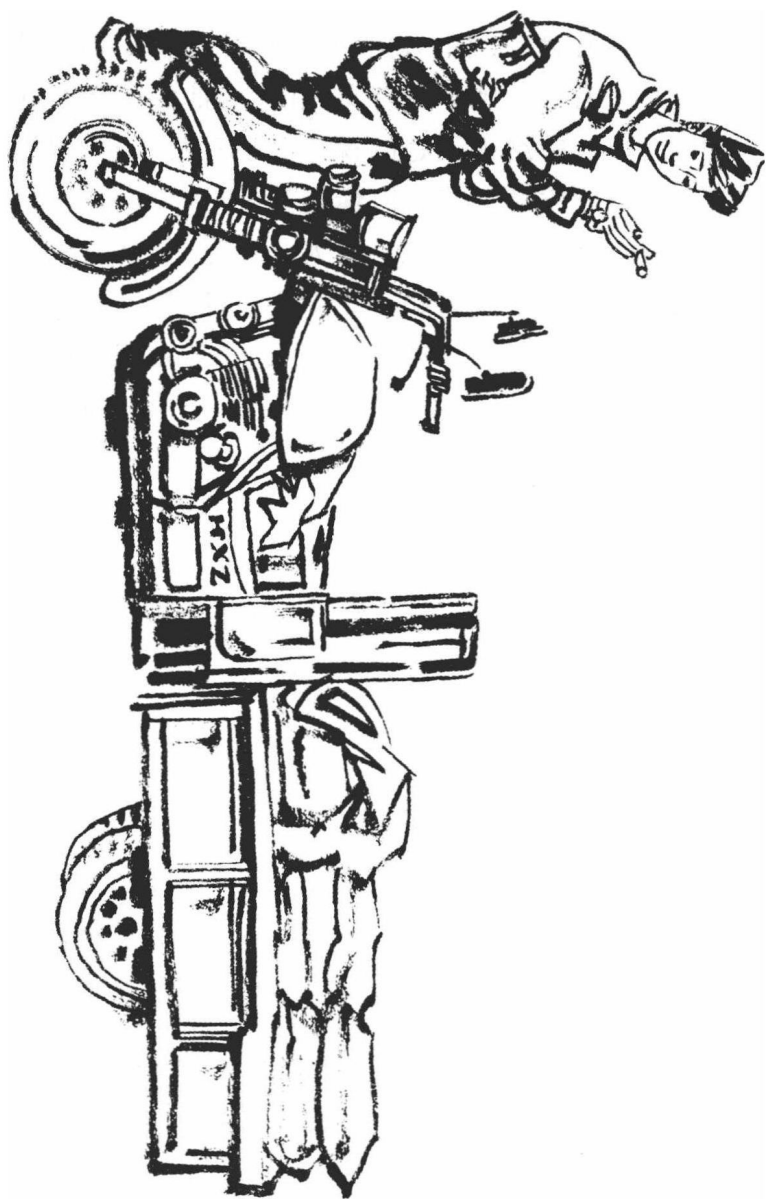
小三有了“五条”，就开始倒货，后来就到农村去倒粮食。哪里有钱赚，他就奔哪里去，他就做什么。后来，他看粮食在农副产品里的差价大，就干脆做了起来。这时，他结识了一个做粮食买卖的大户，他聪明，就抓住这个大户不放，和这个大户建立了关系。

这个大户起家前外号叫“盲流子”。孤身一人闯荡，用小驴车起家，现在建起了粮食加工厂。烘干塔、精选机，各种设备齐全。家底到了千万。盲流子看上了小三的能吃苦，会算计，收粮的时候，他拿钱给小三做流动资金。小三也为人仗义，看似年纪小，做事实实在。有一次，他做葵花生意让人骗

了,最后连加油钱都没有了。他就只身一人跑到煤矿,干到挣回了本钱还给盲流子,才启动“五条”接着拉粮,东山再起。

小三爸爸是山东人,妈妈是东北人,两人都生得精神,漂亮,小三自然就好看。但是从煤矿里回来,小三浑身像扒了一层皮,爸爸妈妈都哭了,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再干了。小三说,那我干啥,待不住,我不憋屈死呀。盲流子说你别跑车了,到我的厂子干吧。小三只笑不答。盲流子的女儿叫大风,对小三说,你来当我手下的副经理吧。小三也是只笑而不答。其实,小三早就看上大风了。但是大风家太有钱,人家能看上自己吗。小三每次都观察大风的眼神,讨好地表现自己。他在梦里梦见大风好几次呢。梦醒了,小三就骂自己,骂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想,大风样子也不太好,也不是天鹅,只是有钱。盲流子真能耐,弄了这么多的钱,打着滚花都花不完,我多咱能赚这么多的钱哪。小三虽然知道大风喜欢自己,但是他也知道,火候还不到时候;不到时候就揭锅,饭就夹生了。小三现在所盼望的是上天能给他个机会,让大风突然发生什么事,他好来个英雄救美人。可是这些年大风都好好的,小三也没有机会。

大风和小三的年纪差不多,但是没有小三学习好。但是他爸爸有钱,上了大学。盲流子说,我苦过来了,孩子不能苦;我没上过多少学,孩子得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盲流子说,你是不愿意学习,要是愿意学,爸就送你去北大清华。她爸爸盲流子以为把孩子送进了天堂,可是大风天生对学习就反感,文科理科都听不进去。没有读到大学二年级,她就回家说什么也不读了,帮助爸爸料理起厂子来。别看她学习不行,厂里的事她倒看得明白,指挥得头头是道。爸爸看着满意,就不想她上学的事了。虽然三舅管厂子,但大风也忙



活。家里的生活好，她发育得好，白白胖胖，个子虽然不高，鞋的底子高出半尺，纠正了个头的缺陷。大风智商低，情商

一点儿不缺,见到小伙子就喜欢。眼睛睁得圆圆的,盯着你不放,看得你春心跳动,恨不得咬她一口才痛快。别看她情感泛滥,但心里有数。她不爱有文化的,嫌他们一肚子花花肠子。于是,小三被纳入了她的视线。小三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能吃苦,会算计,懂经营,心眼好。小三只要一来厂里送粮,她就往跟前来。两人一见面,都高兴得了不得。小三送粮车一到,她就爬到车上去看质量。爬不上去,小三就帮助她;小三的身子大,又有力气,像抱皮球一样把她抱到车上。其实小三的粮食的质量不用看,不会骗她。可是她就是每回都要让小三抱一下。小三抱得习惯了,大风就说,你不能老抱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都弄疼了。小三就换着地方抱。这一天,大风在车上说,你今天大豆不好啊。小三不服气,就上了车。看到大风的探子里果然探出来的是青豆,小三就傻了眼,回想着交这袋大豆的是哪家。

三

小三特别聪明,打扑克一把就记住牌,玩麻将也是一把就记住幺并八万。看人更是牢固,只一眼,就能记住一辈子。他的兜里的钱,虽然乱,哪分哪毛是谁的,一清二楚。家里跟邻居为了一只鸡闹矛盾。他家的鸡到别人家里去玩,见别人家里吃得好,就吃了几口,结果被别人家看到,就扣下了。这鸡也贪,别人家吃得好,就安居下来。小三的妈妈不干,和邻居吵起来。邻居让他家拿出证据。他妈说她的鸡是黄色的,邻居说他家的鸡也是黄色的;小三的妈说她家的鸡头上的鸡冠子发红,邻居家说他家的鸡冠子也是红的。最后没有办

法,谁也说不清。小三说话了,他说他家的鸡的腿上有块痣。邻居家也说他家的鸡的腿上也有块痣。于是就找来街道的干部评理。街道的干部把他们分在两个屋子里,让他们分别写出鸡的哪条腿有痣,形状是什么样的,小三家赢了。妈妈高兴,就问孩子,是怎么知道的。小三就笑起来。

站在车上,小三看着麻袋,回想了一下,就对大风说:“我知道是谁家的了。这人骗了我,我要找他算账。一共十袋,我能找出来。这十袋我退回去。对不起了,大风。”

大风是个好人,她说:“你要退回去,会发生口角,没意思,我还是收下吧。”

小三更加感激大风。小三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事,心里觉得对不起大风,也在心里怪自己疏忽。他收粮食这些年,还没有谁骗过他。那次收葵花,叫二道贩子给忽悠了。说是高价要,扔了点订钱就没影了。后来他才知道,市场的价格比预估的低,二道贩子看错了行情,没敢收。小三还原谅了他。今天不是昨天,今天是大风,他看重的女人,别人骗我行,但是我不能骗大风。他对大风说:“你要收下,我就不好做人了。我还是送回去。他不敢怎样。这人我还要教育他一下。他也是收粮的,还大专毕业,他说他的几袋粮不好往你这送,我才收下的,都是朋友啊。”

大风想了想,问:“是瞎子吗?”

小三看看大风,问:“你认识他吗?”

大风说:“当然认识。”大风想一想,对小三说,“你别找他了,这几袋我收下了。”

小三说:“这不行,这涉及人的品行。我一定要找到他,要不是好像我在骗你呢。”

大风说:“我不会这样想,算了吧。”



——

——

——

——

——

——

小三执意要去，大风不肯。他们下了车，来到大风的办公室。大风给小三倒了一杯水，小三坐下来，听大风讲起一段事。

原来瞎子并不瞎，只是近视得很，戴副眼镜，刀条小脸就被眼镜遮住了。他从小和大风一起长大，但是大风看不起他。后来瞎子上了大专，大风上了大学。瞎子毕业没工作，看大风家收粮，也收起粮来。瞎子看上了大风，就追求她。她回绝了。瞎子就认为大风喜欢上了小三。

大风说：“瞎子问我是不是爱上了小三。我说你不用管。瞎子说，他可看出来，小三早看上你了。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他看出来。”

小三一听就明白了，瞎子这是在陷害，他看出我喜欢大风，就用青豆来离间我和大风的关系，真是太坏了。小三单纯，没有想到这些个上过学的人心眼这么多。他气得要骂起来。他对大风说：“我马上给他退回去，让他丢脸。”

大风说：“不急，我还有话说。”

小三问：“你要说啥？”

大风说：“瞎子这家伙是可恶。心眼小，我不会喜欢他。”说着，大风走到小三跟前，给小三倒满水，说道，“其实，我是想问你，瞎子的话对吗？”

“什么话？”

“他说你喜欢我。”

“我不知道。”

大风看着小三，艮艮地笑起来。小三就愿意看大风笑，笑得眼睛都没了。大风笑过，脸就红了。“你这个笨哪。”

小三真的不明白。

四

大风见小三没有明白，心里就急了。她说：“你真傻还是假傻呀？”小三说：“我是傻呀，你聪明你就告诉我吧。”小三比鬼都精，他心里能不明白吗。尤其是男女之事，小三恨不得弄个水落石出呢。大风不知道小三的诡诈，脸红红地说：“瞎子不是嫉妒你，认为我和你好吗。我就和你好，气死他。”

大风说着，走到小三跟前。大风青春的气息浓烈得像酒，“忽”地包围了他。小三这是第一次紧密地接触女性。大风绿色的羊绒毛衣，牛仔裤，烈火一样地在他面前燃烧着。他隐隐地嗅到了母亲身上的奶香的味道，他觉得亲切而新奇，激动而兴奋，浑身燥热，局促不安。好像一场风暴在心里刮起来，刮得他站立不稳，刮得他晕头转向。大风沉浸在激动的激情里。她的一双眼睛已经融化成一汪水，她伸出双手，抱住了小三。小三也顺势抱住了大风。这样抱起来，小三像抱着个洋娃娃，他不知道下步怎么办，傻傻地看着大风。大风已经把嘴捂到了小三的带着鼻涕的嘴上。

他们的动作时间不长，就结束了。小三是第一次和女性接吻，虽然兴奋，但是没有经验，大风柔软的嘴唇压在他嘴上，他感觉的是大风的坚硬的牙齿和牙床在按压着他，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他想及早地挣脱大风的嘴，但是又不知怎么办，还有些舍不得，真是欲罢不能，欲进无方。他的心底蠢蠢欲动，他以为这是生命里的曙光。他就要有女人了，而且是一个有钱的女人。胜利陶醉了他，也使他在幸福的快感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想到理想会来得这样快，这样

猛。虽然面前的大凤长相上缺点大于优点,但小三却十分满足。

大凤说:“我们到饭店吃饭,我请客。”

小三作出男子汉的样子,说:“我请。”

他们来到一个小饭店,坐进包间里。大凤喊着要菜,点完菜,大凤像快乐的兔子,跳来跳去的,一会儿到洗手间,一会儿到厨房,有节奏的皮鞋声里,她的浑圆的屁股好看地扭动着。小三头一次这样细致地看着大凤,脸上露出的喜悦使他忘记了嘴边流出的涎水,啪的一滴落在了桌子上。

他们要了四个菜。大凤喜欢吃辣的,要了尖椒干豆腐;小三喜欢吃肉,要了红烧肉;小三给大凤要了锅包肉,大凤给小三要了炸鲫鱼。在喝酒上他们争执了一会儿。大凤要喝啤酒,小三要喝白酒。后来,他们先喝了一杯白酒,又每人喝了一瓶啤酒。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小三说:“我开车回家了。”大凤说:“我们去唱歌吧。”于是两个人离开饭店,到街上去找歌厅。

初冬的夜晚,大街上异常宁静。街灯照亮了马路,马路上的人很少。这个叫做“红旗”县的小城,人口并不多,经济也不发达。大凤家的事业在县城里是大企业了。用县长的话说,大凤的父亲盲流子的单位缴的税,可以养活半个县了。所以,大凤走在街上,头仰得高高的,骄傲得不得了。小三穿了件破旧的军大衣,跟在大凤的后面,觉得自己太不如大凤了,是不是在做梦啊。和她搞对象,娶她做老婆,她家能同意吗,盲流子又有钱又有势,看得上我吗。但是一想到刚才的亲热,心里又高兴起来。这是真的。不是梦,不是。小三舔舔嘴唇,嘴唇是甜的。我要娶到她,看出来了,她爱我。娶到她就是娶到了钱,娶到了事业,娶到了成功。爸爸妈妈会怎

样看我呀。想着,他就偷偷地乐了。



县里有两个像样的歌厅,已经没有位置。小的歌厅她又

不想去。在街上这样转了一个多小时，大风说：“我们回工厂吧，不唱了。”小三的歌唱得好，他想在这个时候放声高唱一次，既抒发自己的高兴，又向大风展示了自己。他以前唱歌就在小歌厅唱，也挺好。见大风不满意小歌厅，他就没有多说。他明白，这个时候要听大风的。不是因为大风家有钱，大风的学历高，都不是。小三高兴快乐时候，他谁的话都听。

他们一起走回工厂，劳累了一天，又转了这样长的时间，可是谁都不累。到了大风的办公室，小三喝了一杯水，然后对大风说：“我回去了。”

大风看着他，没有吱声。

小三穿起大衣，戴上手套，就要走。大风拦住了他：

“别走了，住下吧。”

五

工厂里有专门的招待所，小三送粮食来，有时候太晚了就住在招待所里。盲流子待送粮的人很好，早晨是免费的早餐。小三听大风让他住下，就对大风说：“这些天送粮的多，招待所都住满了吧。”

大风说：“这里住的地方有的是。”说完，大风看着小三的脸，小三也看着大风的脸。小三发现大风的脸红晕起来，想到大风要有说不出的话。小三敏感地想，难道她要让我睡到她的房子里去。诡诈的小三倒是想这样，可是不可能啊。刚说出要处朋友，就睡到一个被窝里，谁有这样的胆子呀。小三想到这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赶忙把脸转过去。

大风看得清楚，问：“你笑啥。”